

内賜

懲必錄

一

廿九

懲必錄卷之一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播康廣以其國王平

來始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殆

二百年其初我國亦嘗遣使修慶吊禮申叔舟以書

狀往來即其一也後叔舟臨卒成宗問所欲言叔舟

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 成廟感其言命副提

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焉島使臣以風水

驚疑得疾上書言狀 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

自是不復遣使每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

平秀吉代源氏為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

新為生一日國王出遇於路中異其為人招補軍伍
勇力善鬪積功至大官因得權竟奪源氏而代之或
曰源氏為他人所弑秀吉又殺其人而奪國云用兵
平定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為一遂有外侵之志
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
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
蓋源氏之亡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來我國而畏其
令嚴不泄故 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
傀偉鬚髮半白所經館驛必舍上室舉止倨傲與平
時倭使絕異人頗恠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倭使發

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睨視執
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應洞享
之效樂成列康廣見應洞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
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妓之間百無所
憂而猶為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
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
廣回所館嘆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止何
待及還 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
康廣歸報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廣與其兄
康年自源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為我國地

故為秀吉所害云

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既殺橘康廣令義智來求
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婿也為秀吉
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時秀
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請海道為辭
拒通信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偕行便欲
使我無辭以拒因又窺覘我虛實平調信僧玄蘇等
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倭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仰
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朝議依違而已數年
前倭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太源捕得生口言

我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為寇 朝廷
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
以觀誠否使館客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即遣平調信
歸報其國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十餘人來
獻 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入庭詰
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既馬一匹後引見倭使一行
賜宴義智玄蘇等皆入殿內以次進爵時余判禮曹
亦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決余為大提學
將撰國書 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 朝講知
事邊協等亦 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

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 命擇可使者大臣以食
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為上副使典籍許箴為書狀
官庚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
鳥銃槍刀等物 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
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
調信玄蘇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
山浦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馬島水行四十餘
里到一岐島歷博多州長門州浪古耶至七月二十
二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其路且處之留時故

累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使
臣已在座義智乘轎入門至階方下金誠一怒曰對
馬島乃我國藩臣使臣奉 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
不可受此宴即起出許箴等繼出義智歸咎於搭轎
者殺之奉其首來謝自是倭人敬憚誠一待之加禮
望見下馬到其國館於大刺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
留數月秀吉面又託以修治宮室不即受國書前後
留館五月始傳 命其國尊其天皇自秀吉以下皆
以臣禮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關白或稱博
陸侯所謂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白之語而稱

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笏角前導陞堂
行禮秀吉容貌矮陋面色顴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
閃、射人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
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
熟餅一器以瓦甌行酒、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
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在席者皆不
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
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
盛奏眾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
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無

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
狀通事以下有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
一曰吾為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草莽
同允吉懼見留遽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而辭意
悖慢非我所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
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釜山馳啓情
形以為必有兵禍既復 命 上引見而問之允吉
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因言允吉搖動人心
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君
言與黃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倭

終不動但黃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

時倭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余謂當即具由奏聞
天朝首相以為恐 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
余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亦
嘗因我求貢 中國即據實奏聞 天朝降勅回諭
前事已然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况賊
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處奏聞而 天朝反疑我國同心
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 朝廷多是余議
者遂遣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申等被
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

報聲息獨我使未至 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
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必不與倭
叛姑待之未久應南等賫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
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晬
為慶尚監司李洸為全羅監司尹先覺為忠清監司
令備器械修城池慶尚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清道三
嘉大丘星州釜山東萊晉州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
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既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為憚
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陝川人貽書余言築

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為浪築
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
必倭之不能渡其亦踈矣而一時人議如此弘文館
亦上劄論之然兩南所築皆不得形勢且以濶大容
衆為務如晉州城本據險可守至是以為小移東面
下就平地其後賊由此入城之遂不保大抵城以堅
小為貴而猶恐其不廣亦時論然也至於軍政之本
擇將之要組練之方百不一舉以至於敗

擢井邑縣監李舜臣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舜臣
有膽略善騎射嘗為造山萬戶時北邊多事舜臣以

計誘致叛胡千乙其乃縛送兵營斬之虜患遂息巡
察使鄭彥信令舜臣護鹿屯島屯田一日大霧軍人
盡出收禾柵中但有十餘人俄而虜騎四集舜臣閉
柵門自以柳葉箭從柵內連射賊數十墮馬虜驚駭
退走舜臣開門單騎大呼逐之虜衆大奔盡奪所掠
而還然朝無推挽者登第十餘年不調始為井邑縣
監是時倭聲日急上命備邊司各薦才堪將帥者
余舉舜臣遂自井邑超拜水使人或疑其驟時在朝
武將中惟申砬李鎰最有名慶尚右兵使曹大坤年
老無勇衆憂不堪間寄余於經席啓請以鎰代大

坤兵曹判書洪汝諄曰名將當在京都鎡不可遣余
再啓曰凡事貴預况治兵禦敵尤不可猝辦一朝有
變鎡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一日使預備待變
庶或有益不然倉卒之際以客將馳下既不諳本道
形勢又不識軍士勇怯此兵家所忌必有後悔不
答余又出備邊司與諸人議 啓請修 祖宗鎮管
之法大略以為國初各道軍兵皆分屬鎮管有事則
鎮管統率屬邑鱗次整頓以待主將號令以慶尚道
言之則金海大丘尚州慶州安東晉州是為六鎮管
脫有敵兵一鎮之軍雖或失利他鎮次第嚴兵堅守

不至於靡然奔潰往在乙卯變後金秀文在金羅道
始改分軍法割道內諸邑散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
防將都元帥及本道兵水使名曰制勝方略諸道皆
效之於是鎮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
急則必將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於原野之中
以待將帥於千里之外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逼則軍
心驚懼此必潰之道也大衆一潰難可復合此時將
帥雖至誰與為戰不如更修 祖宗鎮管之制平時
易於訓練有事得以調集且使前後相應內外相倚
不至於土崩瓦解於事為便事下本道慶尚監司金

醉以為制勝方略行用已久不可猝變議遂寢
壬辰春分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清全羅道
砬往京畿黃海道皆閱月而還所點者弓矢槍刀而
已郡邑率以文具避法無他備禦長策砬素有殘暴
之名所至殺人立威守令畏之發民治道供帳極侈
雖大臣之行不如也既復命四月一日砬來見余
干私第余問早晚有變公當任之公料今日賊勢難
易如何砬甚輕之以為不足憂余曰不然往者倭但
恃短兵今則兼有鳥銃長技不可輕視砬遽曰雖有
鳥銃豈能盡中余曰國家昇平久士卒怯弱果然有

急極難支吾意數年後人頗習兵或還收拾未可知
其初則吾甚憂之砬都不省悟而去蓋砬於癸未為
穩城府使叛胡圖鍾城砬馳往救之以十餘騎突擊
虜解去朝廷以砬才堪大將陞為此兵使平安兵
使未久階資憲至欲以為兵曹判書意氣方銳正如
趙括輕秦略無臨事而懼之意識者憂焉

遼慶尚右兵使曹大坤特旨以承旨金誠一代之
備邊司啓誠一儒臣也不合此時邊帥之任不
允誠一遂拜辭而行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金山
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

東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
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鈞察情形以備策應
許之誠一至館玄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絕日本不通
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為奏
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
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責諭之玄蘇又曰
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
宜然其言漸恃自是再不復問而調信玄蘇自回辛
卯夏平義智又到釜山浦為邊將言日本欲通大明
若朝鮮為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

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恃
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日快之而去是後倭人不復
至釜山浦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之入歸一館幾
空人恠之是日倭船自對馬島殺海而來望之不見
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獵絕影島狼狽入城倭兵隨
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時城陷左水使朴泓見賊勢
大不敢出兵棄城逃倭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
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珪聞聲息自兵營
入東萊及釜山陷珪恒撓失措託言欲在外掎角出
城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珪不從十

五日倭進迫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
象賢堅坐受刃而死倭人嘉其死守棺斂之埋於城
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
自東萊奔還欲阻鵲院隘路以禦之賊陷梁山至鵲
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
之皆散晉馳還密陽縱火焚軍器倉庫棄城入山李
珪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洵軍一夜四五驚珪
乘曉亦脫身遁去衆軍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陷諸邑
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刈城
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草溪郡守李某先

道禮元繼出城遂陷巡察使金晬初在晉州聞變馳
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還走右道不知
所為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為
矣龍宮縣監禹伏龍領邑軍赴兵營食水川路邊有
河陽軍數百屬防禦使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
不下馬拘之責以欲叛河陽軍出兵使公文示之方
自辨伏龍目其軍圍而殺之皆盡積尸滿野巡察使
以功聞伏龍為通政代鄭熙績為安東府使後河
陽人孤兒寡妻每逢使臣之來遮馬首號寃伏龍有
時名故無伸理者云

十七日早朝邊報始至乃左水使朴泓狀啓也大臣
備邊司會賓廳請對 不許即 啓請以李鎰為巡
邊使下中路成應吉為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徹為右
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為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為助
防將守烏嶺以慶州府尹仁涵儒臣懦怯起復前
江界府使邊應星為慶州府尹皆令自擇軍官以去
俄而釜山陷報又至時釜山受圍人不能通泓狀啓
但云登高以望赤旗滿城中以此知城陷李鎰欲率
京中精兵三百名去取兵曹選兵案覘之皆閭閻市
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臨時黜閣儒生具冠服持試

卷更戴平頂巾自懇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
受命三日不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隨
後領去余 啓兵曹判書洪汝諄不能治任且軍士
多怨可適於是金應南代為判書沈忠謙為叅判臺
諫 啓請宜使大臣為體察使檢楮諸將首相以余
應 命余請以金應南為副以前義州牧使金汝功
有武略時汝功坐事繫獄 啓請貸罪自隨募武士
可堪裨將者得八十餘人既而急報絡繹聞賊鋒已
過密陽大丘將近嶺下余謂應南及甲砬曰寇深事
已急矣將若之何砬曰鎰以孤軍在前而無後繼體

察使雖下去非戰將何不使猛將星馳先下為鎰策
應耶觀磁意欲自行拔鎰余與應南請對 啓如磁
言 上即召申磁問之遂以磁為都巡邊使磁出關
門外自行招募武士無願從者時余在中樞府治行
事磁至余所見階庭間應募者簇立色甚怒指金判
書謂余曰如此公者大鎰帶去安用小人願為副使
而去余知磁怒武士不從已笑曰同是國事何分彼
此令公既行急吾所得軍官可先帶行吾當別募隨
行因以軍官單子授之磁遂回顧庭中武士曰來乃
引之而出諸人皆憮然而去金汝物亦同去意甚不

樂磁臨行 上引見賜寶劍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
用此劍磁辭出又詣賓廳見大臣將下階頭上紗帽
忽落在地上見者失色到龍仁 啓事狀中不署其
名人或疑其心亂

連慶高右兵使金誠一下獄未至還以為招諭使以
咸安郡守柳崇仁為兵使初誠一到尚州聞賊已犯
境晝夜馳赴本營遇曹大坤於路中文印節時賊已
陷金海分掠右道諸邑誠一進與賊遇將士欲走誠
一下馬踞胡床不動呼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
可見賊先退有一賊着金假面揮刃突進宗仁馳馬

而出一箭迎射墮之諸賊却走不敢前誠一收召離
散移檄郡縣以為牽綴之計上以誠一前使日本
言賊未易至解人心誤國事命遣義禁府都事拿
來事將不測監司金晬聞誠一被逮出別於路上誠
一辭氣慷慨無一語及已事惟勉晬以盡力討賊老
吏河自溶嘆曰已死之不恤而惟國事是憂真忠
臣也誠一行至稷山上怒霽且知誠一得本道士
民心命赦其罪為右道招諭使諭道內人民起
兵討賊時柳崇仁有戰功故起拜兵使
以食知金功為慶尚左道安集使時監司金晬在云

道而賊兵橫貫中路與左道聲聞不通守令皆棄官
逃走民心解散朝廷聞之以金功榮川人詳知本
道民情可以安集故白遣之功既至左道之民始聞
朝廷之令稍以還集榮川豐基二邑賊幸不至而義
兵頗起云

賊陷尚州巡邊使李鎰兵敗奔還忠州初慶尚道巡
察使金晬聞賊變即依方略分軍移文列邑各率所
屬屯聚信地以待京將之至聞慶以下守令皆引其
軍赴大丘露次川邊待巡邊使既數日巡邊使未及
來而賊漸近衆軍自相驚動會大雨衣裝沾濕糧餉

不繼夜中皆潰散守令悉以單騎奔還巡邊使入聞慶縣中已空不見一人自發倉穀餉所率人而過歷咸昌至尚州牧使金滸託以支待巡邊使予出站道入山中獨判官權吉守邑鎰以無兵責吉曳之庭欲斬之吉哀告願自出招呼達夜搜索村落間詰朝得數百人以至皆農民也鎰留尚州一日發倉開糶誘出散民從山谷中介々而來又數百餘人倉卒編伍為軍無一堪戰者時賊已至善山暮有開寧縣人來報賊近鎰以為惑衆將斬之其人呼曰願姑囚我明早賊未至死未晚也是夜賊兵屯長川拒尚州二十

里而鎰軍無斥候故賊來不知翌朝鎰猶謂無賊出開寧入於獄斬以徇衆因率所得民軍合京來將士僅八九百習陣于州北川邊依山為陣中立大將旗鎰被甲立馬大旗下從事官尹暹朴麓及判官權吉沙斤察訪金宗武等皆下馬在鎰馬後有頃有數人從林木間出徘徊眺望而回衆疑為賊候而懲開寧人不敢告既又望見城中數處煙起鎰始使軍官一人往探軍官跨馬二驛卒執鞭緩去倭先伏橋下以鳥銃中軍官墜馬斬首而去我軍望見奮氣俄而賊大至以鳥銃十餘衝之中者即斃鎰急呼軍人

發射矢數十步輒墜不能傷賊已分出左右翼持
旗幟繞軍後圍抱而來鎰知事急撥回馬向北走軍
大亂各自逃命得脫者無幾從事以下未及上馬者
悉為賊所害賊追鎰急鎰棄馬脫衣服披髮赤體而
走到聞慶索紙筆馳啓敗狀欲退守烏嶺聞申砮
在忠州遂趨忠州

以右相李陽元為守城大將李戩邊彥秀為京城左
右衛將商山君朴忠傑為京城巡檢使修都城起
復金命元為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已至人心
洶洶內間有去邠之意外庭不知理馬金應壽到

賓廳與首相耳語去而復來觀者疑之蓋首相時為
司僕提調故也都承旨李恒福於掌中書之馬永康
門內六字示我臺諫劾首相誤國請罷不允宗親
聚閣門外痛哭請勿棄城領府事金貴榮亦憤與
諸大臣入對請固守京城且曰倡議棄城者乃小人
也上教曰宗社在此予將何適衆遂退然事不
可為矣抄發坊里民及公私賤胥吏三醫司分守城
堞計堞三萬餘而守城人口僅七千率皆烏合皆有
繼城逃散之心上番軍士雖屬於兵曹而與下吏相
與為奸受賂私放者甚多官負不問去留臨急皆不

可用軍政解弛一至於此

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 從之

遣同知事李德馨使倭軍高州之敗有倭學通事景

應舜者在李鎰軍中為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

吉書契及送禮曹公文一道授應舜出送且曰在東

萊時生得蔚山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

自賊中回而畏得罪自云逃來 朝鮮者有意講和可

令李德馨於二十八日會我於忠州蓋德馨往年嘗

為宣慰使接待倭使故行長欲見之應舜至京時事

急計無所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自請行令禮曹

裁答書挾應舜而去

德馨在道聞忠州已陷先使應舜往探應舜為賊將清正所殺

熒惑犯南斗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

援京師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為平安道都巡察使知

事崔興源為黃海道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將有

西狩之議而元翼曾為安州牧使興源為黃海監司

皆有惠政為民心所喜故使之先往撫諭軍民以備

巡幸

賊兵入忠州申砬迎戰敗績而死諸軍大潰砬至忠

州忠清道郡縣兵來會者八千餘人砬欲保烏嶺聞

德及錄卷一
十一
鎰敗膽落還忠州且召李鎰邊璣等俱到忠州棄險
不守號令煩擾見者知必敗有所親軍官密報賊已
踰嶺乃二十七日初昏也砭忽跳出城軍中擾之不
知砭所在夜深潛還客舍明朝謂軍官妄言引出斬
之狀 啓猶云賊未離尚州不知賊兵已在十里內
也因率軍出陣于彈琴臺前兩水間其地左右多稻
田水草交雜不便馳驅少頃賊從丹月驛分路而至
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炮響震地
塵埃接天砭不知所為鞭馬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
入遂赴江沒于水中而死諸軍悉赴江中屍蔽江而

下金汝吻亦死 兵中李鎰從東邊山谷間脫走初
朝廷聞賊兵盛憂李鎰獨力難支以申砭一時名將
士卒畏服使引重兵隨其後欲兩將協勢庶幾捍賊
計未失也不幸本道水陸將皆懼其在海中也左
水使朴泓一兵不出右水使元均雖水路稍遠所領
舟艦既多且賊兵非一日俱至可悉衆前進耀兵相
持幸而一捷則賊當有後顧慮未必遽深入而乃望
風遠避不一交兵及賊登陸左右兵使李珪曹大坤
或遁或遠賊鳴鼓橫行蹈數百里無入之地晝夜此
上無一處敢齟齬少緩其勢者不十日已至尚州李

鑑容將無軍猝與相角勢固不敵砭未至忠州而鑑先敗進退失據事是以大謬嗚呼痛哉後聞賊入尚州猶以過險為憚聞慶縣南十餘里有古城曰姑毋據左右道交會處兩峽如束中盤大川路出其下賊恐有守兵使人再三覘覷知無兵乃歌舞而過云其後天將李提督如松追賊過烏嶺嘆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揔兵可謂無謀矣蓋砭雖輕銳得時名籌略非其所長古人云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今雖悔之無及猶可為後日之戒故備著云

四月三十日曉 車駕西巡申砭既去都人日望捷

報前日夕有氍笠三人走馬入崇仁門城內人爭問軍前消息答曰我乃巡邊使軍官奴僕昨日巡邊使敗死於忠州諸軍大潰俺等脫身獨來欲歸報家人避兵耳聞者大驚所過傳相告語不移時滿城俱震初昏 召宰執議出避 上御東廂地坐張燈燭宗室河源君河陵君等侍坐大臣 啓事勢至此 車駕暫出幸平壤請兵 天朝以圖收復掌令權快請對造膝大聲呼請固守京城語甚余謂曰雖危亂之際君臣之禮不可如是可少退以 啓快連呼曰左相亦為此言耶然則京城可棄乎余 啓曰權快

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因請分遣 王子諸道使
呼召動王 世子隨駕定議大臣出在閣門外得
旨臨海君可往咸鏡道領府事金貴榮恭溪君尹卓
然從順和君可往江原道長溪君黃廷或護軍黃赫
同知李墜從蓋赫女為順和夫人而李墜為原州人
故並遣之時右相為留將領相並宰臣數十人以扈
從點出余無所命政院 啓扈從不可無柳某於是
令扈行內醫趙英璇政院吏申德隣十餘人大呼言
京都不可棄俄而李鎰狀 啓至而宮中衛士盡散
更漏不鳴得火炬於宣傳官廳發狀啓讀之內云賊

今明日當入都城狀入良久 駕出三廳禁軍奔竄
昏黑中互相抵觸適羽林衛池貴壽過前余認之責
令 扈從貴壽曰敢不盡力并呼其類二人而至過
景福宮前市街兩邊哭聲相聞承文院書官李守謙
執余馬鞞問曰院中文書當如何余令收拾其緊關
者追來守謙哭而去出敦義門到沙峴東方向明回
視城中南大門內大倉火起烟焰已騰空矣踰沙峴
至石橋雨作京畿監司權徵追至 扈從至碧蹄驛
雨甚一行皆沾濕 上入驛少頃即出衆官自此多
還入都城者侍從臺諫往往多落後不至過惠陰嶺

雨如注宮人騎弱馬以物蒙面號哭而行過馬山驛
有人在田間望之痛哭曰 國家棄我去我輩何恃
而生也至臨津雨不止 上御舟中 召首相及臣
入對既渡已向昏不能辨色臨津南麓舊有丞廳恐
賊取材作椽筏以濟 命焚之火光照江北得尋路
而行初更到東坡驛坡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孝
淵以支待差使負在其處略設 御厨扈衛人終日
飢來亂入厨中搶奪以食將闕 上供晉孝淵懼而
逃五月初一日朝 引見大臣問南方巡察使有能
勤王者否日晚 乘輿欲發向開城而京圻吏卒逃

散無扈衛人適黃海監司趙仁得率本道兵將入援
瑞興府使南嶷先到有軍數百人馬五六十匹以此
始發臨行司鑰崔彥俊出曰宮中人昨日不食今又
未食得少米療飢可行索南嶷軍人所持糧雜大小
米二三斗以八午至招賢站趙仁得來朝設帳幕於
路中以迎之百官始得食夕次于開城府 御南門
外公署臺諫交章劾首相交結誤國等罪 不允二
日臺諫仍 啓首相罷余陞為之崔興源為左相尹
斗壽為右相咸鏡北道兵使申砮適來是日午 上
御南城門樓慰諭人民有 旨令各陳所懷有一人

出行俯伏問何言對曰願召鄭政丞蓋鄭澈時竄在江界故云然 上曰知道即 命召澈赴 行在夕還宮余以罪罷俞泓為右相崔興源尹斗壽以次而陞聞賊尚未至京城衆議皆咎去邠之失使承旨申礫還入京城察形勢初三日賊入京城留都將李陽元元帥金命元皆走初賊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路由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鬚機張陷左兵營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豐津出聞慶與中路兵合踰烏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趨驪州渡江

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趨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後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出忠清道永同進陷清州向京畿旌旗劔戟千里相連砲聲相聞所過或十里或五六十里皆據險設營柵留兵以守夜則舉火相應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不敢戰悉沉軍鬼火炮器械于江中變服以逃從事官沈友正固止不從李陽元在城中聞漢江軍已散知城不可守亦出走揚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初率兵數百守驪州北岸與賊相持賊不能渡者數日既而江原道巡察使柳永吉檄召元豪歸

本道賊毀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聯為長筏以渡中流為水所漂死者甚多而豪既去江上無一守者故累日畢渡於是賊三路兵皆入京城城中之民先已散去無一人矣金命元既失漢江欲何行在至臨津狀 啓言狀 命更徵京畿黃海兵守臨津且命申砮同守以遏賊西下之路是日 車駕發開城次于金郊驛余雖罷散不敢後從行四日 車駕過興義金巖平山府次于寶山驛初出開城時倉卒留宗廟神主于穆清殿有宗室一人號泣 啓不當委神主於賊所於是達夜馳至開城奉還云五日 車

駕過安城龍泉劔水驛次于鳳山郡六日進次黃州七日過中和八平壤

三道巡察使之軍潰於龍仁初全羅道巡察使李洸率本道兵入援聞 車駕西狩京城已陷收兵還全州道內人咎洸不戰而回多憤惋不平者洸不自安更調兵與忠清道巡察使尹國馨合軍而進慶尚巡察使金晬亦自其道率軍官數十餘人來會兵總五萬餘至龍仁望見北斗門山上有賊小壘洸易之先使勇士白光彥李時禮等嘗賊光彥等率先鋒登山去賊壘十餘步下馬發射賊不出日晚賊見光彥等

稍解發白刃大呼突出光彥等倉皇索馬欲走不及
皆為賊所害諸軍聞之震懼時三巡察皆文人不閑
兵務軍數雖多而號令不一且不據險設備真古人
所謂軍行如春遊安得不敗者也明日賊知我軍心
怯數人揮刃賈勇而前三道軍望之大潰聲如崩山
委棄軍資器械無數塞路人不能行賊悉聚而焚之
洗還金羅國營還公州時遂慶尚右道

副元帥申恪與賊戰于揚州敗之斬首六十餘級遣
宣傳官即軍中斬之恪初從金命元為副漢江之潰
恪不從命元隨李陽元于揚州時咸鏡南道兵使李

渾兵道至恪合兵逼賊自京城出散掠間間盡擊破
之自倭入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踊躍金命元在臨津
狀啓恪擅自他適不從號令右相俞泓遽請誅之
宣傳官既行而捷報至朝廷使人追止不及恪雖
武人而素清慎嘗為延安府使修城浚壕多備軍器
後李廷龜守延安全城人以為恪之功死非其罪且
有九十歲老母聞者莫不痛之遣知事韓應寅帥平
安道江邊精兵三千人赴臨津擊賊令勿受金命元
節制時應寅赴京新回尹左相言於衆曰斯人狀貌
有福氣必能辦事遂行

歸應寅命元之師潰于臨津賊渡江初命元在臨
津北分付諸軍列守江灘欽江中船隻悉在北岸賊
結陣于臨津南無船可渡但出遊兵隔江交戰相持
十餘日賊終不能渡一日賊焚江上廬幕撤帷帳載
軍寇為退道狀以誘我軍申硇素輕銳無謀以為賊
實遁欲渡江追躡京坊監司權徵與硇合命元不能
禁是日應寅亦至將悉眾追賊應寅所將皆江邊健
兒與北虜近備諸戰陣形勢告應寅曰軍士遠來器
弊尚未食冠械未整後軍亦未齊到且賊之情偽未
可知願少休明日觀勢進戰應寅以為退迨斬數人

命元以應寅新自朝廷來且令勿受已節制故雖知
不可而不敢言別將劉克良年老者習兵力言不宜輕
進申硇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避死為心
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憤而出率其屬先渡我
軍既入險地賊果伏精兵於山後一時俱起諸軍奔
潰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數人為
賊所害申硇亦死軍士奔至江岸不得渡後巖石上
自投入江如風中亂葉其未及投江者賊從後奮長
刀斫之皆匍匐受刃無敢拒者命元應寅在江北望
之喪氣尚山君朴忠佩適在軍中騎馬先走眾望之

以為命元皆呼曰元帥去矣諸守灘軍應聲皆散命
元應實還 行在朝廷不問京圻監司權徵入加平
郡避亂賊遂乘勝西下不可復止矣

賊兵入咸鏡道兩 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
或黃赫及本道監司柳永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
執南兵使李渾走至甲山為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
皆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為賊將清
正所得因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
北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鬪與平行長
同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據兩界各議所向

永決二賊拈鬪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
清正擒安城居民二人使何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
不諳北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慎請先導後谷山地踰
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
使韓克誠率六鎮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
又平衍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
時日已暮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
揮其軍圍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為城以避矢石從
其內多發鳥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
或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

明更戰夜賊潛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
猶意賊在山下忽一聲炮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
兵也軍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陷泥澤中賊
進至芟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鏡城遂被擒兩王
子臨海君順和君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
道賊兵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王子
會寧吏鞠景仁率其類叛先縛王子及從臣以迎
賊賊將清正解其縛留置軍中還屯咸興獨叅溪君
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墜不
從王子留江原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日賊

以為文官防禁少懈永立乘間脫走還行在

李鎰至平壤鎰既敗于忠州渡江入江原道界輾轉
至行在時諸將自京城南下或走或死無一人扈
駕者聞賊將至人心益懼鎰於武將中素有重名雖
奔敗之餘而人聞其來無不喜悅鎰既屢敗竄荆棘
中戴平涼子穿白布衫草履而至形容憔悴觀者嘆
息余語之曰此處人將倚君為重而搞拮如此何以
慰衆索行縶得藍色紗帖裡與之於是諸宰或與繫
笠或與銀頂子彩纓當面改換服飾一新獨無有脫
靴與之者猶着草履余笑曰錦衣草履不相稱矣左

右皆笑俄而碧潼土兵任旭景探報賊已至鳳山余謂尹相曰賊之斥候應已至江外此間詠歸樓下江水歧而為二水淺可涉萬一賊得我民嚮導而暗渡猝至則城危矣何不急遣鎰往把淺灘以防不測乎尹公曰然即遣鎰時鎰所率江原道軍僅數十餘人益以他軍鎰坐含毬門點兵不即行余念事急遣人視之猶在門上余連語尹公使催之鎰始去既出城無指路者誤向江西路遇平壤座首金乃胤自外來問之使前引馳至萬頃臺下距城纔十餘里望見江南岨賊兵來聚者已數百江中小島居民驚呼奔散

鎰急令武士十餘人入島中射之軍士畏不即進鎰拔劍欲斬之然後乃進賊已在水中多近岨我軍急以強弓射之連斃六七而賊遂退鎰仍留守渡口

遼東都司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倭情 上接見于大

同館余自五月罷六月初一日收叙是日承 命接

待唐將時遼東聞倭犯我國未久又聞都城不守

車駕西遷既又聞倭兵已至平壤甚疑之以為倭變

雖急不應猝遽如此或云我國為倭先導世祿之來

余與之同上練光亭望察形勢有一倭從江東林木

間乍見乍隱已而二三倭繼出或坐或立意態安閑

若行路休息之狀余指示世祿曰此倭候也世祿倚
柱而望殊有不信之色曰倭兵何其少也余曰倭巧
詐雖大兵在後而先來偵探者不過數輩若見其少
而忽之則必陷於賊術矣世祿唯唯亟求回咨馳去
命左相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
守平壤數日前城中人聞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
閭里幾空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
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
信必得聖上親諭乃可明日上不得已御館門
令承旨曉諭如昨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

退遂各分出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竄伏山谷
者入城城中皆滿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穆
等奉廟社位版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
亂挺刃橫路縱擊之墜廟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
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今乃誤國欺民乃爾
耶余自練光亭赴竹宮路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髮
上指相與號呼曰既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獨使
魚肉於賊手耶至宮門亂民塞街皆袒臂持杖遇
人輒擊紛囂雜沓不可禁諸宰在門內朝堂者皆失
色起立於庭中余恐亂民入宮門出立門外階上見

其中有年長多髯者以手招之其人即至乃土官也
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願車駕出城為國
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亂至於驚擾宮門事甚可
駭且朝廷方啓請堅守上已許之汝輩何事
乃爾觀汝貌樣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諭眾人而退
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赦也其人即棄杖歛手
曰小民聞欲棄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言小
人雖迷劣骨中即豁然矣遂揮其衆而散蓋前此朝
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閣力
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進出之議余曰今日事勢

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之末
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近中原地方若
堅守數日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
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壽
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易
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誅文山詩曰我欲借劍
斬佞臣寅城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為守議
故是日聞余言頗順從而退夕召監司宋言慎責以
不能鎮定亂民言慎摘發其倡首者三人斬於大同
門內餘皆散去時已定出城而不知所適朝臣多言

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兵蓋是時賊兵已犯咸鏡道而道路不通且無報變者故朝廷不知也於是同知李希得曾為永興府使有惠政得民心以為咸鏡道巡檢使兵曹佐郎金義元為從事官往北道而內殿及宮嬪以下先出向北臣固爭曰車駕西狩本欲倚仗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請兵予天朝而顧深入北道中間賊兵限隔天朝聲問亦無可通之路况望恢復乎且賊散出諸道安知北道必無賊兵若不幸既入其處而賊兵隨至則他無去路只有此虜而已何處可依其為危迫不亦甚乎今朝臣

家屬多避亂于北道故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便臣有老母亦聞東出避亂雖不知在處而必流入於江原咸鏡之間臣亦以私計言之則豈無向北之情哉只以國家大計不與人臣同故敢此愚陳耳因嗚咽流涕上測然曰卿母安在予之故矣既退知事韓準又獨請對力言向北之便於是中殿遂向咸鏡道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掉江沙上令火死匠金生罷掉小舟往取之倭不帶兵器與生罷握手拊背極款狎附書以送書至尹相欲不開見余曰開見何妨

開視則書面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與
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所裁也大槩欲見德馨議
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調信玄蘇于江中相勞問如
平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
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
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
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陣於江東岬上

六月十一日 車駕出平壤向寧邊大臣崔興源俞
泓鄭澈等 扈從左相與金元帥李巡察元翼留守
平壤余亦以接待唐將留是日賊攻城左相元帥巡

察及余在練光亭本道監司宋言慎守大同城門樓
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樓以上江灘慈山郡守尹裕後
等守長慶門城中士卒民夫合三四千分配城堞而
部伍不明城上人或踈或密或人上有人肩背相磨
或連數堞無一人散掛衣服於乙密臺近處松樹間
名曰疑兵隔江望賊兵亦不甚多東大院岬上排作
一字陣列豎紅白旗如我國挽章操出十餘騎向羊
角島入江中水沒馬腹皆按轡列立示將渡江之狀
其餘往來江上者或一二或三四荷大劍日光下射
閃閃如電或云非真劍以木為之沃以白蠟以眩人

眼者然遠不可辨又六七賊持烏銃到江邊向城放
聲響甚壯九過江入城遠者入大同館散落瓦上幾
千餘步或中城樓柱深入數寸有紅衣賊見練光亭
上諸公會坐知為將帥挾烏銃那睨漸進至沙渚上
放九中亭上二人然遠故不重傷余令軍官姜士益
從防牌內以斤箭射之矢及沙上賊遂巡而却元帥
發善射者乘快船中流射賊船稍近東岸賊亦退避
我軍後船上發玄字銃大箭如椽過江倭衆仰視皆
叫噪而散箭落地爭聚觀之是日以不即整兵船新
工房吏一人時久不雨江水日縮曾分遣宰臣禱雨

檀君箕子東明王廟猶不雨余謂尹相曰此處水深
無船賊終不能渡惟水上多淺灘早晚賊必由此渡
渡則城不可守何不嚴備金元帥性緩但曰已令李
潤德守之矣余曰潤德輩何可倚伏指李巡察曰公
等會坐一處如宴集無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
曰若令往見敵不盡力於是尹相謂李曰公可往李
起出余時承 命只應接唐將不忝軍務默念必敗
不如早迎唐將於中路速進一步來救庶可有濟日
暮遂與從事官洪宗祿辛慶晉出城夜深到順安路
中逢李陽元從事官金廷睦自淮陽來聞賊兵至鐵

嶺矣明日過肅川至安州遼東鎮撫林世祿又來接
受咨文送 行在翌日聞 車駕已離寧邊次博川
余馳詣博川 上御東軒引見臣問平壤可守乎臣
對曰人心頗固似可守但援兵不可不速進故臣為
此以來欲迎着 天兵請速馳援而至今未見兵至
茲以為憫 上手取尹斗壽狀啓示臣曰昨日已令
老弱出城云人心必搖何以能守臣對曰誠如 聖
慮臣在彼時未見此事大槩觀其處形勢賊必由淺
灘以渡宜多布菱鐵於水中以備之 上使問此縣
亦有菱鐵否對有數千介 上曰急募人送之平壤

臣又 啓曰平壤以西江西龍岡甌山咸後等邑倉
穀多人民衆聞賊兵已近則必驚駭散失宜急遣侍
從一人自此馳去鎮撫之且收兵為平壤繼援便
上曰誰人可去對曰兵曹正郎李幼澄有計慮可遣
又 啓臣事急不可遲滯當達夜馳去以迎見唐將
為期遂辭退出見李幼澄言 上前所達幼澄愕然
曰此乃賊藪何可進余責之曰食祿不避難臣子之
義今 國事危急如此雖湯火不可避顧以此一行
為難乎幼澄默然有恨色余既拜辭出至大定江邊
日已平西矣回望廣通院野有散卒絡繹而來疑平

壞失守使軍官數輩馳注收之得十九人而至乃義
州龍川等處之軍而往平壤守江灘者也言昨日賊
已從王城灘渡江江上軍潰兵使李潤德遁走余大
驚即於路中為書狀遣軍官崔允元馳報 行在夜
入嘉山郡是日夕 內殿至博川蓋在路聞賊兵已
入北道故不前而回通川郡守鄭述遣使進物膳
平壤陷 車駕次于嘉山 東宮奉 廟社主自博
川入山郡初賊兵分駐江沙上作十餘屯結草為幕
既累日不得渡江警備頗急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
以為可乘夜掩襲抄擇精兵使高彥伯等領之從浮

碧樓下綾羅渡潛以船渡軍初約三更舉事失時刻
既渡已昧爽矣見諸幕中賊猶未起遂前突第一陣
賊驚擾我軍多射殺賊士兵任旭景先登力戰為賊
所害奪賊馬三百餘匹俄而列屯賊悉起大至我軍
退走還趨船船上人見賊已迫後中流不敢艤船淹
死者甚眾餘軍又從王城灘亂流而渡賊始知水淺
可涉是日暮舉眾由灘以濟我軍守灘者不敢發一
矢皆散走賊既渡猶疑城中有備遲回不前是夜尹
斗壽金命元開城門盡出城中人沉軍器火炮于風
月樓池中斗壽等由普通門而出至順安賊無追

躡者從事官金信元獨出大同門乘船順流向江西
明日賊至城外登牧丹峯良久觀望知城空無人乃
入城始車駕至平壤廷議皆以糧餉為憂盡取列
邑田稅輸到平壤及城陷并本倉穀十餘萬石皆為
賊所有時余狀報至博川又巡察使李元翼從事官
李好閔亦自平壤來言賊渡江狀夜車駕及內
殿發向嘉山命世子奉廟社別由他路使之
收召四方以圖興復分臣僚從行領議政崔興源以
命從世子右議政俞泓亦自請隨世子上不
答駕既出泓伏路邊辭去內官屢啓右相俞泓

請辭上終不答泓遂從東宮時尹斗壽在平壤
未還行在無大臣惟鄭澈以舊相從駕至嘉山
已五鼓矣

車駕次于定州自駕出平壤人心崩潰所過亂
民輒入倉庫搶掠穀物順安肅川安州寧邊博川以
次皆敗是日駕發嘉山郡守沈信謙謂余曰此郡
糧穀頗優官聽亦有白米一千石欲以此餉天兵
不幸事至於此公若少留鎮定則邑人不敢動不然
亂作小人亦不敢留此將向海邊躲避矣時信謙已
不能令其下矣獨余所帶軍官六人及路中所收潰

卒十九人余約束使之自隨故各帶弓箭在傍信謙
欲藉此自護故云然余不忍遽發少坐大門日已過
午更念無上命而擅留不行於義未安遂與信謙
別行上曉星嶺回望嘉山則郡中已亂矣信謙盡失
倉穀而逃翌日車駕出定州向宣川命臣留定
州州人已四散避亂獨老吏白鶴松等數人在城中
而已余伏路邊送駕出城掩泣坐延薰樓下軍官
數人在左右階下所收潰卒十九人猶不去繫馬路
邊柳木相環而坐旬晚見南門有執杖者自外連絡
而來向左邊去使軍官視之聚於倉下者已數百餘

念已所率寡弱若亂民益多而與之爭鬪則難制不
如先攻弱者使之驚散為可於是視城門又有繼至
者十餘人余急呼軍官從十九卒馳捕之其人望見
奔走追及捕九人而至即令披髮反接而赤脫之徇
于倉邊道路十餘卒隨其後大呼曰擒悞倉賊將行
刑梟首賊中人見之於是已聚倉下者望而惶駭悉
從西門散去由是定州倉穀僅全而龍川宣川鐵山
等邑怯倉者亦絕定州判官金榮一武人也自平壤
奔還置其妻子於海邊偷出倉穀欲送之余聞而數
之曰汝為武將敗軍不死其罪可誅又敢偷出官穀

耶此穀將餉 天兵非汝所得私者杖之六十既而
尹左相金元帥武將李釐等自平壤皆至定州 上
出定州時有 命左相若來亦留駐定州及尹至余
傳 上命尹不答直向 行在余亦留金命元李釐
等守定州追及 乘輿於龍川時郡邑人民聞平壤
陷意賊隨至盡竄山谷路上不見一人聞江邊列邑
如江界等地皆然余行至郭山山城下見有歧路問
下卒曰此何何處路曰此走龜城路也余駐馬呼從
事官洪宗祿曰沿途倉儲一空 天兵雖來何以接
濟此間惟龜城一邑儲峙頗優而亦聞吏民盡散輸

運無策君父在龜城其虜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中
必有來見欲聞賊勢者君從此急去龜城諭之曰賊
入平壤尚不出 天兵方大至收復不遠所患一路
糧餉不足耳爾輩無論品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運
軍糧不乏軍興則後日必有重賞若此則庶幾同心
協力輸到定州嘉山可以濟事宗祿慨然應諾分路
而去余自向龍川益宗祿坐已丑獄謫在龜城 卓
駕至平壤後始收叙為司饗正為人忠實有忘身徇
國不避夷險之志

車駕至義州 天將參將戴某遊擊將軍史儒各領

一校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
天朝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
我國有賊變即奏聞而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為
賊向道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時我使申點在
王河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點即號
勸與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奏發二校兵
往衛國王及請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崑
壽繼至尚書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
連遣使至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內附蓋賊已陷平壤
則勢如建瓴意謂朝夕當至鴨綠江事之危急如此

故至欲內附幸賊既入平壤歛跡城中延至數月雖
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
收拾餘燼導迎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
人力之所及也

七月遼東副摠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報先至時
余病瘳苦甚卧不能起上令左相出治沿道軍食
余使從事辛慶晉啓曰行在時任大臣只有
斗壽一人不可出臣已受接待唐將之命雖病猶
可自力一行上許之初七日力疾詣行宮拜辭
蒙引對匍匐以入啓曰一路自所串以南至定

州嘉山則五千兵經過時一二日食可辦安州肅川
順安三邑蕩無所儲 天兵過此宜先持三日糧以
備安州以南之食名兵至平壤即日收復則城中粟
多可以接濟雖圍城累日平壤西三縣穀亦可竭力
輸到軍前不至闕乏此等曲折請令在此諸臣與唐
將相議濶狹相濟便宜施行 上曰然既出 內賜
熊膽臘藥內醫院僕龍雲者送余于城門外五里痛
哭余登前門嶺哭聲猶聞夕至所串驛吏卒逃散不
見形影使軍官往搜村落間得數人而至余勉諭曰
國家平日撫養汝輩用在今日何忍逃避且 天兵

方至國事正急此乃汝輩効勞立功之秋也因出空
冊子一卷先書來見者姓名示之曰後日當以此等
第功勞 啓聞論賞其不在此錄者事定一一查覈
行罰不可免也既而來者相續皆曰小人因事暫出
豈敢避役願書名于冊余知人心可合即移文各處
使例置考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轉報施行於是聞
令者爭出搬運柴草架造房屋排設釜鼎數日之間
凡事稍集余以為亂離之民不可用急但至誠曉諭
未嘗鞭撻一人進至定州洪宗祿盡起龜城人輸運
馬豆及小米到定州嘉山者已二千餘石矣余猶以

安州以後為憂適忠清道牙山倉稅米金一千二百石載船將向行在到泊於定州立岩余喜甚即馳啓曰遠穀適至如期似是天資中興之運請并取以補軍餉令守門將姜士雄馳去立岩分運二百石定州二百石嘉山八百石於安州安州則以近賊姑令停船水中以待之宣沙浦僉使張佑成造大定江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仲造晴川江浮橋擬渡天兵余前往安州調度時賊入平壤久不出巡察使李元翼與兵使李贛駐順安都元帥金命元在肅川余在安州

十九日祖總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遊擊戰死先是祖承訓至義州史儒以其軍為先鋒祖乃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問我人曰平壤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日自順安三更發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天兵從七星門入城內路狹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阨亂發鳥銃史遊擊中九即斃軍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追後軍陷泥潦中不能自拔者悉為賊所害承訓引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譴

官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失遊擊傷死天
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
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
江亭蓋承訓戰敗膽恟恐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
急如此余使宰從事往慰且載送糧饌承訓留控江亭
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
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 啓請仍留安州
以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
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

陸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沉其戰船百餘艘及火
炮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
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
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為水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
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賊一
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
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 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
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回均
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
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賊船遇於見乃梁舜臣

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濶
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
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
舜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
船撞著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船以板鋪其
上其形穹窿如龜戰士擢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
載火炮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船連以火炮碎之諸船
一時合攻炮焰漲天焚賊船無數有賊將在樓船高
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氈圍其外亦為大炮所破
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不

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
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
舜臣談笑自若捷聞 朝廷大喜 上欲加舜臣以
一品言者以為大濫陞正憲僖棋均陞嘉善先是賊
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
海來未知 大王龍御自此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
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
孤不敢更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
海一帶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
海蓋與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 天兵從陸路來援

以致却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
率三道舟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

前義禁府都事曹好益募兵江東討賊好益昌原人
有志行為人所誣全家徙江東貧困教授生徒以得
食幾二十餘年厲操愈堅車駕至平壤赦其罪召
拜義禁府都事及平壤被圍好益往江東募兵欲救
平壤既而平壤陷軍民皆潰好益還赴行在余遇於
良策驛語之曰天兵將至子毋往義州可還江東
仍行召募與天兵會平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余
遂狀啓其由為起兵文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器

益去聚兵得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好益言
生不閑弓馬徒以忠義激厲士心冬至日率其士卒
望行在四拜終夜痛哭一軍為之流涕

賊兵犯金羅道金堤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井力
戰死之時賊從慶尚右道入全州界湛應井等禦之
於熊嶺為木柵橫斷山路督將士終日大戰射殺賊
兵無算賊欲退會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之二人俱死
軍遂潰明日賊至全州官吏欲走州人前典籍李廷
鸞入城倡吏民固守時賊精銳多死於熊嶺氣已索
監司李洸又設疑兵於城外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列

炬蒲山賊到城下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悉聚熊嶺
戰死者屍埋路邊作數大塚立木其上書曰吊朝鮮
國忠肝義膽蓋嘉其力戰也由是全羅一道獨全
八月初一日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賞等率兵進
攻平壤不利而退時元翼與賞將數千人住順安別
將金應瑞等率龍岡三和甌山江西四邑之軍作二
十餘屯在平壤之西金億秋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
以為犄角之勢是日元翼等從平壤城北進兵遇賊
先鋒射中二十餘賊既而賊大至軍士驚潰江邊勇
力之士多折傷遂還屯順安

九月 天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初祖承訓既敗賊
愈驕投書我軍有群羊放一虎之語羊喻天兵虎
以自詭聲言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
本浙民石尚書以為素諳倭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
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 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
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
人人惴恐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家
丁一人背負騎馬直馳由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
其書即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
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赴之行

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
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劍戟如雪
惟敬下馬入倭陣中群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
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馳問且曰大
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
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
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歸報 聖
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為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
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鬪乃於地界
立木為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

京畿監司沈岱為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為人慷慨自
變後常憤憤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為
京畿監司從 行朝赴任所路出安州見余于百祥
樓上語國難慨然觀其意直欲親犯矢石以角賊余
戒之曰古人不云乎耕當問奴君書生臨陣終非所
能其處有揚州牧使高彥伯者勇力善鬪君但收拾
軍兵使彥伯將之可有功慎勿自將也岱唯唯而不
甚然之余又見其孤行入賊中分軍官善射者義州
人張某與俱岱既去數月間每有京畿人啓事 行
朝經過安州者未嘗不致書問余也余輒親問其人

京圻賊勢及監司何為對曰畿甸創殘甚他道賊日出焚掠無乾淨地前監司及守令以下悉從深僻處躲避減去儀仗微服潛行或屢遷徙不定厥居以防賊患今監司殊不畏賊每巡行先文知委如平日建旗鳴角而行余聞而甚憂之申書戒勅如前俗不變既乃聚集軍兵悉以自隨聲言欲復京城日遣人入城中召募約為內應城中人恐事定後以附賊獲罪連名結狀出赴監司自言能內應者日以千百數名曰聽約束曰輸軍寇曰報賊情人人往來無阻其間亦有為賊耳目來察動靜者多出沒相雜而公信之

不疑至是公在朔寧郡賊訶知之潛渡大灘夜襲之公驚起披衣走出賊追害之軍官張姓者亦同死賊去京圻人推殯于朔寧郡中數日賊復出取其首懸於鍾樓街上積五六十日面色如生京城人哀其忠義相與率財物賂守倭贖出之函送于江華賊退後與尸身還葬故山岱青松人字公望子大復朝廷以公故官之至縣監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

者欲從砥平楊根揚州廣州抵京元豪擊殲于驪州
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
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悉由忠
州之路而利川驪州楊根砥平等邑之民見遺於賊
鋒者人以為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秦
川賊豪既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
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為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
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
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

餘人圍賊于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
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
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數十道
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賊皆聚一路
而左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
廷以前兵使李珪棄城逃走即其所在誅之以晉代
為兵使時賊兵充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
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為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
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有朝廷矣及

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
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
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
爭聚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
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什即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
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惧不測其制皆以為神明日
遂舉衆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萬餘
石事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
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炮匠李長孫者創出取
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

火自內發賊最畏此物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衆在全羅道者前判決事
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寧海府使崔慶會千鎰字士
重率兵先至京畿朝廷嘉之賜其軍號曰倡義已
而不能軍入江華敬命字而順孟英之子有文才亦
率鄉兵移檄郡縣討賊與賊戰敗死其子從厚代領
其衆名曰復讐軍慶會後為慶尚右兵使死於晉州
其在慶尚道者玄風人郭再佑高靈人前佐郎金沔
陝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安人前翰林金瑛校書正
字柳宗介草溪人李大期軍威校生張士珍再佑越

之子頗有才略累與賊戰賊憚之固守鼎津使賊不
得入宜寧界人以為無佑之功沔故武將世文之子
禦賊于居昌牛脊峴累却賊事聞擢為右兵使病卒
於軍中宗介起兵未久遇賊而死 朝廷嘉其志
贈禮曹參議士珎前後射殺賊兵甚多賊稱為張將
軍不敢入軍威界一日賊設伏誘之士珎窮追陷伏
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擊斷士珎一臂士珎獨以一
臂奮擊未已遂死事聞 贈水軍節度使其在忠清
道者僧人靈奎前提督官趙憲前清州牧使金弘敏
庶孽李山譙士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內禁衛趙

雄清州人李逢靈奎勇力善鬪與憲復清州後為賊
所敗皆死雄尤勇敢能馬上立馳殺賊頗多戰死其
在京畿者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鄭叔夏水原人崔屹
高陽人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彥經幼學金琢
前正即俞大進忠義衛李軼庶孽洪季勇士人王王
季男最驍勇其餘各聚鄉里或百餘人或數十餘人
以義為名者不可勝數而無可紀之績皆遷徙日閑
而已又有僧人惟政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山中寺
僧皆走惟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余在
安州移文四方使各起兵赴難文至山中惟政展佛

卓上呼諸僧讀之流涕遂起僧軍西赴勤王比至平壤衆千餘人屯平壤城東與順安軍作為形勢又有宗室湖城監率百餘人赴行在朝廷陞秩為湖城都正使屯順安與大軍合勢其在北道者評事鄭文孚訓戎僉使高敬民功最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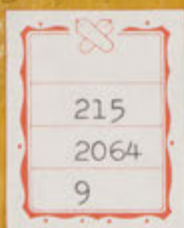
以李鎰為巡邊使召李贛還行在鎰初守江灘平壤既陷渡江而南入黃海道從安岳至海州又自海州至江原道伊川從世子募得兵數百聞賊入平壤久不出而天兵將至遂還平壤結陣于林原坪在平壤東北十餘里與義兵將高忠卿等連勢頗

有斬獲而李贛在順安每進兵輒北撫軍司從官皆欲以鎰代贛元帥金命元獨主李贛與撫軍司論議不協頗有相激之端朝廷使余往順安軍中使之鎮定調輯既而朝議皆言鎰勝贛又聞天兵將出恐贛不勝任遂以鎰代之朴名賢代領鎰軍而贛還行在

獲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進取事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曰六日內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

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遁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
還軍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何來順良答
曰吾牛而寄養於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跡
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鞫之乃吐實曰小人為賊間
其日受傳令及秘密公文直入平壤示賊賊將置傳
令案上公文則見即扯裂賞一牛同為間者徐漢龍
賞紬五疋約更探外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
問為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
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州無不貫穿行
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啓又按名急通諸陣捕之

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 天兵至而賊不知
蓋其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215
2064
9